

# 四川百人 杂文集

四川省杂文学会  
邵建华 邓星盈 彭长卿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序

## 马识途

奇哉怪哉，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突然出现杂文鼎盛的局面。不仅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且有专门的杂文刊物和报纸，且有《人民日报》副刊上的杂文征文，十分热闹，影响不小，且有省委书记提倡杂文之说。咿吁乎盛哉，杂文之兴起也！这颇有点象冬去春来，在那被砍伐了几十年只剩下一个疑已死灭的老树根兜上，忽然生出新芽，长成新枝，开出新花来。至少我是这么感受的。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当然，恐

怕由于这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

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希望与矛盾、前进与困难、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欢乐与眼泪、歌颂与咒骂，庄严工作与胡涂荒谬杂然纷陈的时代。这是一个极有希望的、大转变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生长艰难；旧事物趋于消灭，然而垂死挣扎。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失去了权威的光彩；许多视为不可更改的观念，变成了可笑的符咒。一些被人们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偶像突然坍塌下来；一些多年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突然时新起来，并被化为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起来，而且取得意外的好效果，把人民从水火之中拔于衽席之上。许多被踩在脚下的衣食不周的凡夫俗子，突然抬起头来，西装革履，昂然走进豪华的酒店，登上呼风唤雨的指挥台。一些人在欢呼，一些人在得意，一些人在突破，一些人却在抵抗，在叹息，在咒骂。

在生活的快节奏中，人们不耐烦等待精心刻划历史的鸿篇巨制，也不满足于深奥道理的长篇大论；人们需要赞颂，需要呐喊，需要发泄，需要匕首和投枪，直指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的体制、思想、文化、道德、习俗以及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于是乎需要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杂文。

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杂文作者具有特殊的品格。正因为这样，在那荒唐的岁月里，杂文是注定要衰落的，杂文作者是注定要沉沦的。就是在这思想解放、杂文勃起的时代，杂文作者既然是顶风冒雨的人，披荆斩棘的人，便注定要在风雨里讨生活，注定要在荆棘中寻路前行。他们的命运决不如坐在沙龙里写赞歌那么轻松愉快，而可能受到风暴的袭击，可能在荆棘丛中仆倒。他们将受到视杂文为眼中钉的人们的攻击。这倒没有什么，这些人的不舒服正是杂文的胜利。但是，杂文在为新体制、新思想扫清道路的时候，在对于新政的不完备之处进行讥评的时候，疏于

把握，偶尔失手，误忤新政，也是有的。因此杂文被斥为“片面”、“偏激”是常有的事。至于偶触逆鳞，或被忌讳者自动“对号入座”，兴师动众，打上门来，以致“对簿公庭”，甚至“捉将官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我想，血管里流着沸腾的血的杂文作者，既然决心以笔作刀枪，以血作墨，为光明的事物鸣锣开道，就应该有不惜“我以我头祭杂文”的决心。更何况，时代不同了，执行新政的当局是开明的，有远见的。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知道自己那些在硝烟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战士的可贵，对他们的偶然失手和误伤应当是可以原谅的。而且作家的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已经写进了宪法，如有权威还想呼风唤雨，祭起什么法宝，施展过去的身手，是再也不得人心了。

当然，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应该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无比热爱，对障碍新政的势力深恶痛绝，对事有清醒的理解，对敌友界限十分分明。行文务求实事求是，不

乱讽刺，不冷嘲，不漫骂，不致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一无可为。这就需要鲁迅说的写杂文时的“善意”和“热情”。杂文针砭时弊应取典型，不以点名或影射为能事。作者有心，读者有味，当事者可得鉴戒，足矣。

杂文为新体制、新事物呐喊，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在政治上能起清道夫的作用。但我想，杂文既然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它又能在艺术欣赏上赢得读者。因此杂文又必须在思想上力求有深度，在艺术上力求精益求精，使一篇篇杂文都如珠串，闪出玲珑剔透的艺术光辉。不如此，杂文便难以付之久远。当前正当杂文鼎盛之际，提出努力提高杂文的艺术质量，应该是时候了。

杂文初看起来是杂的，古今上下，天南地北，经国大业，茶酒余事，世道人心，是非得失，青萍之末，一叶之落，无不可议，无不可谈。其实杂文是杂而不杂的。而且我以为杂文之大忌正是：旨忌杂，意

忌浅，文忌粗，语忌陋。杂文作者应该是满腔热忱而头脑清醒，信笔挥洒，议论横生，妙趣天然，而中鹄的，准绳墨，合规矩。杂文作者总是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中知趋避。针砭时弊固应不留情面，但却应真以对事，诚以对人，心存汉阙，无伤大雅。这便是好杂文。也有那种吞吞吐吐，转弯抹角，隔靴搔痒，刺不到痛处，说不到是处的杂文，徒然给人以粉饰太平的印象。这种杂文杂则杂矣，文则不足，不算好杂文，或者不叫杂文。歌颂盛世自然是应该的，但却是另外一种文体，不能再叫“在特定时代，有特殊涵义”的杂文。还有一种普通的时评，形式虽象杂文，但无锋芒，缺文采，不能算是杂文，至少不是好杂文。目前有些杂文颇喜以古证今，以旁征博引为能事，揣摩起来，其用心甚苦，多是事有所指而笔有所忌，只好这么含糊其辞，让读者去寻谜底。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这也是杂文中的一个文

体，但我以为终不如直面惨淡的人生，取其类型，直抒胸臆为好。或有人曰：“老兄敢直面人生，敢碰头钉子，勇则勇矣，其奈碰得鼻青脸肿，于事无补何？怎及我说古道今，指桑说槐，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好？”我再拜曰：“敬领明教！”然而我却难免有几分悲哀，危言竟不容于盛世乎？我却还宁愿以《盛世危言》的栏目继续写我的杂文。即使要付出鼻青脸肿的代价，非所计也。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新的杂文集子。这是四川杂文学会从四川众多的杂文作者中选出一百个人来，请他们每人交两篇（选用一篇）近作杂文，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汇集成册，作为四川杂文创作的一次小小的检阅。当然没有选入的不一定就比这一百个人写的差。而这一百人交出的两篇也只是他们最近之作，不一定是他们的扛鼎之作，他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杂文发表在别的报刊上，故不敢称百人杂文“选”，而称百人杂文“集”。这一百人

---

序

中即使有些是作家，还是不敢以杂文家自称，故这本杂文集不敢称四川百“家”杂文集，而只能称四川百“人”杂文集。此中奥妙，编者不好说，我这个作序的却愿意挑明。总之，这个集子只能算是粗刍之献，也许可以在杂文的创作中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1988年国庆节

## 目 录

|             |     |    |
|-------------|-----|----|
| 序           | 马识途 | 1  |
| “金榜题名”光荣    | 刘建中 | 1  |
| “忍辱”目的，在于负重 | 张黎群 | 3  |
| 关于画圈圈       | 刘德鑫 | 5  |
| “汗水”与“热血”   | 巴一夫 | 8  |
| 说“冷”        | 方本炎 | 10 |
| 挂牌子与说真话     | 李致  | 13 |
|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 徐志福 | 15 |
| 秋菊多芳名       | 张大成 | 18 |
| 成熟的稻子穗低头    | 太东  | 20 |
| “观棋者”语      | 解伟  | 23 |

## 目录

|               |               |
|---------------|---------------|
|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 杜之训 25        |
| 为局长的“家规、邻约”叫好 | 肖健卿 27        |
| 爱“劲敌”         | 谷 冰 29        |
| 青蛙鼓噪与雄鸡报晓     | 陈培之 32        |
| 作明智的父母        | 廖 浩 34        |
| “四舍”与“五入”     | 季元龙 37        |
| 小议“老好人”       | 肖鉴昌 40        |
| 从出气到对话        | 甘 犇 42        |
| 抠耳朵的罗汉        | <u>杨汝纲</u> 48 |
| 阿大夫的悲剧及其他     | 赵光文 51        |
| 从虱子说到碰头       | 向克孝 54        |
| 说长道短话狸奴       | 柴与言 58        |
| 为“揠苗助长”辩一言    | 王朝堂 62        |
| 酒店联话          | 霜 凌 64        |
| 从郑板桥的“狂”说起    | 王若谷 66        |
| “县官”与“现管”     | 吴 红 69        |
| 说“清高”         | 钟欣泰 72        |
| 华威“嗜好”的余波     | 何 易 75        |

|             |            |     |
|-------------|------------|-----|
| 贤哉张师诚       | 刘秀品        | 78  |
| 舞台上的一种角色    | 林 彦        | 80  |
| 也说“内行整内行”   | 林亚光        | 83  |
| 幽灵，在游荡      | 李伏伽        | 86  |
| “上下画”       | 王 镛        | 90  |
| 为民作主析       | <u>王 吾</u> | 92  |
| 白日说鬼        | 智 云        | 95  |
| 谦虚小考        | 聂定华        | 98  |
| 也说“让人讲话”    | 黄一龙        | 100 |
| 且说杂文“回娘家”   | 秦树艺        | 104 |
| 谤说          | 王建平        | 107 |
| 阿信致中国母亲们的信  | 李玉科        | 109 |
| 一“副”而终可乎？   | 川 言        | 112 |
| 为“匹夫”一辩     | 汤中骥        | 115 |
| 也论雷峰塔的倒掉    | 老 谭        | 119 |
| 学会酿造茅台酒     | 老 彭        | 123 |
| 从“东坡肘子”说到成名 | 苟贵昌        | 127 |
| 火后凉言        | 石天河        | 130 |

---

|              |     |     |
|--------------|-----|-----|
| “吃鲜”         | 沈 汶 | 134 |
| 时髦名词“大轰炸”    | 段 薰 | 138 |
| 从王熙凤的婆婆谈起    | 罗良德 | 141 |
| 杂文大有希望       | 张 变 | 143 |
| 改革的潮水        | 林润琴 | 146 |
| 打破“未庄通例”及其他  | 胡邦炜 | 150 |
| 闲话“墓志铭”      | 黄启国 | 154 |
| 何须如此“排排坐”    | 吾 非 | 156 |
| 女人领导名人       | 范国华 | 159 |
| 爱花·爱莲        | 刘运国 | 162 |
| 功成不受封与撕破脸皮要官 | 陈 言 | 165 |
| 做官与读书        | 践 之 | 167 |
| 土地爷的幽默       | 杨家齐 | 171 |
| 不要在干支年号上大做文章 | 九 日 | 174 |
| 迪斯科、味精及其他    | 李贵华 | 176 |
| “水·烫·野”滋味考   | 陈俊明 | 178 |
| 气质           | 吴 野 | 180 |
| “变脸术”谈趣      | 雪 河 | 183 |

|               |     |     |
|---------------|-----|-----|
| 说礼仪           | 文明照 | 186 |
| “对话”后的深刻变化    | 叶廷滨 | 189 |
| 文君风范与青年路“女老板” | 丘也闻 | 193 |
| 石宝寨的神话与现实     | 周纪文 | 196 |
| “冷门”如是观       | 穆梓  | 198 |
| “引咎辞职”的背后     | 吴远庆 | 201 |
| 想起了达玛斯忒斯      | 阿谬  | 203 |
| 罚款与“罚种”       | 杨禾  | 206 |
| 画坛奇才看“冷热”     | 李维中 | 208 |
| 步鑫生敬佩亚科卡      | 傅雨贵 | 210 |
| 我看《红高粱》       | 鲁勇  | 213 |
| “骂娘效应”        | 林少青 | 215 |
| 从混令能行说起       | 石玉匀 | 218 |
| 语言、怪味鸡、天府花生   | 德安  | 220 |
| 从缝裤子和缝肚子说开去   | 黄名海 | 222 |
| “长衫吟”         | 阿牛  | 225 |
| 为官应采风         | 夏启荣 | 228 |
| “后门”、垂钓及其他    | 胡霆  | 232 |
|               |     | 5   |

|                 |         |
|-----------------|---------|
| 新娘与新官           | 赖朝树 235 |
| “障眼法”           | 莫欠恒 236 |
| 想起了方孝孺的《仕戒》     | 邓星盈 238 |
| “对号入座”之后的“对号入座” | 席文举 241 |
| 消遣读物当选择         | 陈万齐 245 |
| 指示              | 马识途 247 |
| 坐官和做官及“官不好当”    | 陈涣仁 250 |
| 想起了“白衣秀士”       | 赵 健 253 |
| “三分白”与“一段香”     | 卢子贵 256 |
| 道是无情却有情         | 邵建华 259 |
| 消息点评            | 吴居才 262 |
| 论瞎子摸象           | 卢杨村 263 |
| 要勇于表现你的才能       | 黄渝蓉 266 |
| 道是有情却无情         | 治 非 268 |
| 现实与童话           | 冯 异 271 |
| 致郑板桥先生书         | 杨文鑑 273 |
| 《河殇》有幸谁不幸       | 魏明伦 276 |

## “金榜题名”光荣

刘建中

新春佳节前夕，竹林盘里，锣鼓声声，鞭炮啪啪，一片喜气。瓦屋木板门坊上，幅幅春联，招人眼目。那笔力刚劲的横联“金榜题名”，特别吸引着我，使我想起《四川农民》前不久刊登的一组报道。1月10日，《四川农民》以“新长征中英雄花开，金榜题名劳模光荣”的大红标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我省出席全国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12个先进单位和11位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令人欢欣鼓舞，久久不能平静。

金榜题名，古已有之。古诗云：“雕墙不断接宫城，金榜皆书殿院名。”不过，在封建社会里，那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今天，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中，我们也需要表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因为，他们所

起的骨干、带头、桥梁作用，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向前发展。在我们农村里，鼓励先进，带动一般，你追我赶，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不是已使农业现代化事业出现蒸蒸日上的动人局面么！

不少农村青年看到金榜题名光荣，打算以实际行动学先进，赶先进，但也有一些人以为，不需要作什么艰苦的努力，就会迎来金榜题名的美好一天。须知，金榜题名并非象溪边谈天、树下约会那般轻松，需要有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献身的雄心壮志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试想想，重庆市青年公社堡堂大队的干部、社员，把一个常年干旱的穷山村，建设成为水渠四方流、粮食跨“双纲”的好地方，靠的是什么？艰苦奋斗。农技师杨鸿祖进行薯类杂交试验，几十年来，寒暑交替，费尽多少心血，才培育出优良品种。在世间上，想办成任何一件事，不付出辛劳，那是不可能的。何况，我们要进行科学种田，种子革命，搞机械化、水利化等等，都需要